玉函山房輯佚書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三十九

經編春秋類

春秋攻昧一卷隋劉炫撰炫著春秋規過以攻杜氏杜注外衆說有不合者作此以駮難之攻昧取尙書仲虺文也北史本傳載十卷隋志不著錄唐志十二卷今佚孔氏正義引炫難賈逵何休服虔及或說反覆指擊攻昧之佚文也此錄九節史稱炫强記默識莫與爲儔又詡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書適肖其人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春秋攻昧

隋 劉炫 撰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何休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

難曰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 孔穎達正義

嫏嬛館補校

三年傳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

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

難曰邪是何事能起四禍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于邪懼其緣驕以至於邪非邪而後驕也

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

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

難曰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太公之

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居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滅爵亦宜滅安得地旣削小爵尙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並同上

莊公二十有七年夏六月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九合諸侯或云去貫與陽穀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爲九

難之曰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也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鄄盟去公子結則唯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二三之說並無憑據穀梁傳莊二十七年楊士勛疏引劉炫數洮會爲九兵車之會四傳誤當云兵車之會三同上

僖公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公羊傳曰畀者何與也其言以畀宋人何與使聽

之何休云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穀梁傳曰界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界宋公也注云界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界公
按傳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界宋人則田亦稱人非為斷獄故稱人也若不使晉侯與宋公自可改其界名何以名之為界而使義不得與也若與宋人豈宋國卑賤之人得獨受曹伯而治之乎二傳之言皆不得合左氏當以人為衆辭舉國而稱之耳正義

文公十有五年傳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服虔云華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修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其意以爲貴之者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

難云此爲不知其非儀父豈亦不知其非而貴之乎孔子修春秋裁其得失定其襃貶善惡彰於其篇臧否示於來世若魯人所善亦善之魯人所惡亦惡之已無心於抑揚遂逐魯人之善惡筆削之

勞何所施用約之以禮豈其然哉其官皆從諸其職之官無闕當有留治政者豈舉朝盡行而責其空官也若以官從郎責空官兼禮官寧不少豈周公妄制禮乎正義

襄公十有一年傳七姓十二國之祖

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

難云樂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安人身本自數已不在盟彼叛必速豈有如此理哉正義

十有九年傳婦人無刑

服虔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

難云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豈得從男子乎

二十有五年傳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減陳各使己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於陳使民依職領受具其衆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爲之未必是

正官服虔以為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案傳陳侯擁社自抱以逆又何須祝祓之子美數俘獲何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以云入陳也

定公三年春如晉至河乃復

賈逵云刺緩謝見辭失所不謝罪亡

炫謂公以六月即位此年便即往朝於事未為緩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緩見譏當退謝非何由此復更無謝處公言罪己經無孫謝自非之狀復公

在乎晉君以經致辭必當更有譴責何由明年會

次復得依常[illegible]序乃後之意不可懸知上並同

春秋井田記一卷撰人佚漢隋唐志均無此書之目
後漢書循吏傳注引一節史繩祖識其略於學齋佔
畢明洪武十年重修後漢書本注無之據稽本及余
氏古經解鈎沉採錄並附左氏傳楚蔿掩治賦賈逵
注一節自九度至二牧以九夫爲井差等之與鄭康
成周禮注說井牧合亦春秋井田古說之僅存者取
與此記相發明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春秋井田記

人生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天時地氣（學齋佔畢引多天時二字所見本無）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後漢書循吏傳章懷太子注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三引井田之義以下檢明萬歷十年重修後漢書本循吏傳注無此節蓋爲俗儒所刪今據舊本並參余蕭客古經解鉤沉所引錄之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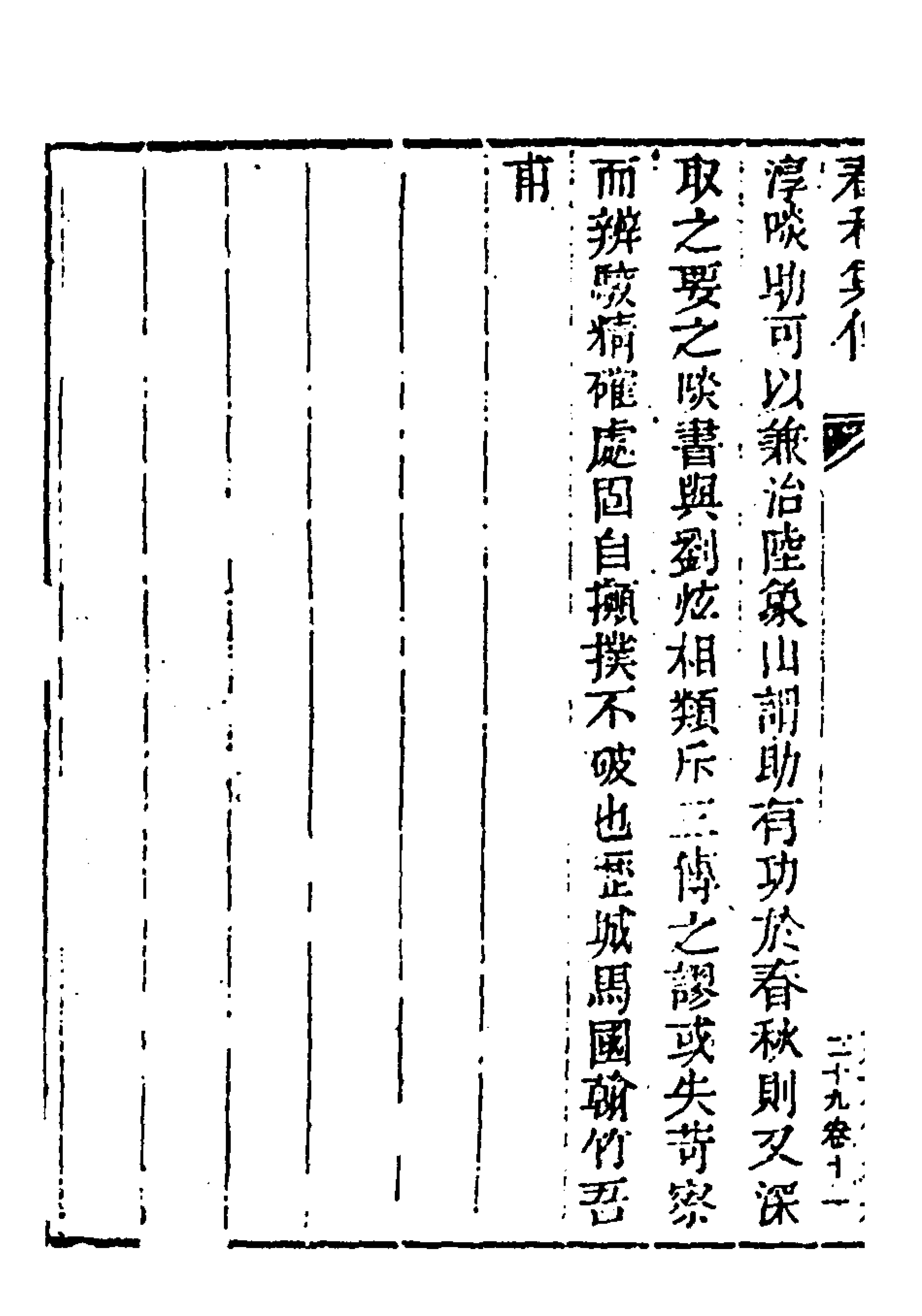
余氏繫此節於宣
十五年初稅畝下

附錄

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脩賦賈逵注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

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

春秋集傳一卷例統附録陝助撰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事蹟具唐書本傳傳載其言爲春秋者三家短長雜疏漏闕號巢傳凡十年乃成啖自述集傳外又有集注唐藝文志並不載疎也今佚陸淳集傳春秋纂例春秋微旨春秋辨疑三書及孫覺春秋經解程端學春秋本義多引之彙輯爲卷春秋或問引集注一條附入卷中六帖引例統一條別出附後宋祁譏其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仰子謂春秋三傳之外陸



淳啖助可以兼治陸象山謂助有功於春秋則又深取之要之啖書與劉炫相類斥三傳之謬或失苛察而辨駁精確處固自攧撲不破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春秋集傳序

唐 啖助 撰

惜乎微言久絕通儒不作遺文所存三傳而已傳已互失經指註又不盡傳意春秋之義幾乎泯滅唯聖作則譬如泉源苟涉其流無不善利在人賢者得其深者其次得其淺者若文義隱密是虛設大訓誰能通之故春秋之文簡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仇讐不若詭辭迂說附會本學鱗雜米聚難見易滯益令後人

不識宗本因註迷經因疏迷註黨於所習其俗若此老氏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信矣故知三傳分流其源則同擇善而從且過半矣歸乎允當亦何常師今公羊穀梁二傳殆絕習左氏者皆遺經存傳談其事迹翫其文彩如覽史籍不復知有春秋微旨嗚呼買櫝還珠豈足怪哉予輒考覈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註釋亦以愚意裨補闕漏商搉得失研精宣暢期於浹洽尼父之志庶幾可見疑殆則闕以俟君子謂之春秋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撰為統例三卷以輔

集傳通經意為所以剪除荆棘平易道路令趨孔門之士方軌康衢免涉於險難也予所著經傳若舊注理通則依而釋之小有不安則隨文改易若理不盡者則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則全削而別注其未詳者則據舊說而已但不博見諸家之注不能不為之恨爾

陸淳集傳春秋纂例卷一

春秋集傳

唐 啖助 撰

春秋者救時之弊革禮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敎於本其弊猶末設敎於末弊將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沒莫知改作故其頽弊甚於二代以至東周王綱廢絶人倫大壞夫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

其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化難行於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正以誠斷禮正以忠道原情爲本不拘浮名不尙猾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或貴非禮勿動或貴貞而不諒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曰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也古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環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爲本不全守周典禮必

然矣 陸淳集傳春秋纂例卷一

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丘之丘亦丘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 唐書本傳

隱公

元年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段出奔則鄭但有逐弟之名而無殺弟之志

春秋微旨卷上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惠公之母 陸淳春秋集傳辨疑卷一

公子益師卒公羊傳曰何以不日穀梁傳曰大夫日

卒正也

公穀多以日月爲例或以書日爲美或以爲惡夫

美惡在於事迹見其文足以知其褒貶日月之例

復何爲哉假如書曰春正月叛逆與言甲子之日

叛逆又例差異乎故知皆穿鑿妄說也纂例卷九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

周禮云天子使聘以結諸侯之好人君亦有聘士

之禮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言天子不當聘諸侯

殊誤矣纂例卷四

桓公

元年

左氏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曰美

而豔

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之不可在路而見其貌詩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故誤以為女色之色也 孫覺春秋經解卷一

二年

及其大夫孔父穀梁曰孔氏父字謚也

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弗父金父皆孔為氏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謚也 蘇轍卷二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郜鼎之名猶如和氏之璧封父之繁弱之類同上

三年

公子翬如齊逆女

公子翬公子遂叔孫僑如爲君逆夫人皆以非禮

書翬遂公子而行婚禮尤不可也纂例卷二

十有八年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穀梁曰葬稱公舉上也

諸侯雖五等臣子皆曰公從高稱也生時皆然何

用解薨辨疑卷二

莊公

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公羊曰春秋爲賢者諱

公羊曰春秋爲賢者諱爲尊者諱穀梁云爲尊者諱恥爲親者諱疾爲賢者諱過舊說隱諱也乃隱其惡耳若隱其惡何名爲直筆乎蓋避諱之也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也猶尊諱具數以鄉名山川爲隱諱言舊無此也但諱爲避則近春秋之義也今言他人之過屯否罪疾死喪恥辱則正言

之至於所尊所敬則婉順言之此蓋是人情當然

春秋諱避之道亦爾公夫人見殺及齊師敗不書

不可斥言也公則以不地見殺夫人則以齊人以

尸歸見殺師敗則書戰而已舉例而見意凡惡事

必須書者則避辭言之猶公夫人奔則曰遜殺大

夫曰刺之類是也蘇例卷九

七年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

爲奔流者衆如雨之多自漢已來史籍頻有詩曰

有女如雲李傻曰謀臣如雨皆言多爾三傳不達此理故悉穿鑿陸淳春秋集傳辨疑卷三
程端學春秋本義卷六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放也辨疑卷四

冬公如齊納幣

凡婚姻合禮者皆不書纂例卷二

二十有五年

伯姬歸于杞

凡內女歸嫁為夫人則書但云歸而不云逆者知

自來逆常事不書 纂例卷二

二十有九年

城諸及防穀梁曰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此但言先後次第破甚者先之或近邊者亦先之

何必小大乎 辨疑卷四

僖公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不廟受故不言朔 纂例卷四

三十有一年

夏四月四卜郊

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

禮曰祈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

祈穀於上帝亦謂之郊 纂例卷二

文公

四年

夏逆婦姜于齊穀梁曰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

凡夫人祖氏字便於言爾今既曰婦姜故不要言氏無他義也辨疑卷七

宣公

元年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左氏曰尊夫人也

書曰公子公命何以加尊乎不稱公子夫人何以尊乎蓋左氏不知有一事兩見者卒名之義故妄為此說辨疑卷八

十有一年

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

行父于陳左氏曰書有禮也

若以納亂臣爲有禮孰爲非禮 辨疑卷九

成公

十有五年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羊曰公孫嬰齊則曷謂之仲

嬰齊爲兄後也穀梁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

由父疏之也

二傳不知時有叔肸子公孫嬰齊故此稱仲以別之義故妄說爾辨疑卷八

十有六年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自京師故也此言諸侯在他國者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王不黜之則是不失國故不名也微旨卷下

襄公

八年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左

氏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尊晉侯則季孫亦不當書但言會而已且魯君與

他國大夫會例皆書人何獨尊晉侯乎 辨疑卷九

二十有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凡以邑來奔叛也不言叛爲內諱也受叛臣非也

故謹以示譏也 微旨卷下

二十有六年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左氏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又曰趙武不書尊公也

凡公與他國卿盟則恥之會則不恥故蜀之會書楚公子嬰齊澶淵之會書晉鄭良霄左氏言澶淵之會趙武不書尊公也若如此良霄何不尊公乎纂例

卷四

附集注 時會者非趙武則是未命之大夫而左氏由解之程端學春秋或問卷八

二十有七年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氏曰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豹之不氏自爲先月後凡 辨疑卷九

二十有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公羊曰春秋賢者不名

夫褒而字之但爲有殊異之美者非謂賢者皆不名 同上

昭公

十有三年

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

衛殺州吁齊殺無知皆書曰人討比不稱人何也

棄疾以圖位而殺比其罪均也故不可稱人微旨卷下

十有五年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穀梁

日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又禮

記稱衛侯曰柳莊者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

如其卒雖當祭必告據此足明常禮不告 辨疑 卷十

三十九卷二十三

如娟俞有校

二十有五年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曰聚衆以逐季氏也

雩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攻季氏乎 同上

定公

元年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凡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

既殯而即位故書曰 纂例卷二

九月大雩穀梁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者以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蓋傳以日月爲例故有此分別 辨疑卷十

十有五年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喪殯不可加於子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纂例卷三

春秋闡微纂類義統一卷唐趙匡撰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見唐書本傳陸淳云天水人爲殿中侍御史淮南節度判官本傳謂陸質與啖助子異哀錄助所爲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故陸淳集傳春秋纂例又稱其書爲春秋集傳損益也唐藝文志不載郭拱之謂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四卷亡逸朱氏經義考據題十卷闕今此闕本亦少傳陸淳師事匡所撰纂例及微旨辨疑每引其說程端學春秋本義鄭玉春秋經傳闕疑孫覺春秋經解亦引

之合輯爲卷晁公武曰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楊慎曰杜預作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以例求之至於不通則又云變例變例不通又疑經有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秋乎二論皆切中其弊然訓解時多精語說吉禘一節朱子取之以注論語則柳州謂匡知聖人之旨非無所見而云然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春秋闡微纂類義統

唐　趙匡　撰

春秋因史制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昏取皆違禮則譏之是興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已意條例明暢眞通賢之爲也惜其經

之大意或求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盡槩述僅畢未及詳省爾乎因尋繹之次心所不安隨而疏之陸淳集傳春秋纂例卷一

隱公

元年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傳曰襃之也

儀父亦名也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亦以父為名陸淳春秋辨疑卷一儀父附庸之君非有勤王之善縱其自通於大國亦自利爾有何可嘉而字襃之乎孫覺春秋

經解

卷一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鄢當作鄔鄔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是也傳寫誤爲鄢字杜注云今潁川鄢陵誤甚矣按從京至鄢非遠又是鄭地段所以有兵衆故曰克若遠走至鄢陵已出境則無復兵衆何得云克又傳云自鄢出奔共則自鄢過河向其城爲便路若已南行至鄢陵即不當奔共也

辨疑 卷一

二年

無駭帥師入極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

抉侵伐圍滅皆用兵之事安有彼國願受之乎纂例卷五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曰夫人薨不地

此說非也假如夫人歸寧死於外豈得云不地乎纂例卷三

三年

八月庚戌宋公和卒

凡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非此則否示詳愼也

同上

五年

秋衛師入郕公羊曰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

按前後稱人以圍者凡十五若將卑師少何能圍國 義例卷五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者成室之名 辨疑卷十

十年

辛未取郜穀梁曰不正其乘敗人而因以爲利

安有彼不敗而能取其邑乎假如兵不敗我直取得其邑則無罪乎 辨疑卷一

桓公

三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穀梁曰謹言而退

穀梁云善其約言而退按會遇亦並不盟皆是約言而退何得獨異其文也 纂例卷四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也春以闡武擇材故以蒐爲稱夏以爲苗除害故以苗爲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爲義冬則狩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爲目以爲微事不謹則大事不立故每愼於微而王德全矣 鄭玉春秋經傳闕疑卷三

五年

春正月甲戌

甲戌下當紀陳佗作亂之事今簡脫之 辨疑 卷三

八年

大雩公羊曰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雩祭名爾旱乃災也以雩言旱非舉重之義 纂例 卷三

祭伯來逆王后于紀

先儒守此義鄭康成據毛詩義以文王親迎爲證據文王乃非天子不可爲證考之大體固無自逆之道問曰夫子對哀公云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非謂天子乎答曰魯有郊天祀地之禮故云爾何

得言天子之禮乎 纂例卷二

九年

春杞季姜歸于京師穀梁曰爲之中者歸之也

按王后者天下之母不同於諸侯自合書之不關

魯爲之媒乃書也 纂例卷六

十年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穀梁曰

來戰者前定之戰也

此說非也言來者責三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諱敗

之常也 辨疑卷二

十有四年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 孫覺春秋經解卷四

十有五年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穀梁曰

地而後伐疑辭也

按謀伐之初豈有不懷疑者疑沓心中之事何由知之今據經文因成會禮而後行伐術辭意甚明

無他義也辨疑卷二

十有七年

癸巳葬蔡桓侯

蔡子曰請謚於王王之策書曰某侯夫子從而書之以識當時之僭稱公者也孫覺經解卷四

莊公

元年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者旌功德之由苟錫違非禮也穀梁曰禮有

受命無來錫命此說非也按秦漢以後郡縣天下
天子益尊不比三代猶就郡國加宗相爵秩何得
無錫命乎蓋不知譏其賞無功而遂妄爲義也纂例
卷四
二年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穀梁曰婦人既
嫁不踰竟
若然則父母存豈得絕其歸寧乎纂例卷一
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

失國而曰大去何也紀侯賢而無罪恃力者并之故力不足者君子不告之也不曰出奔所以護紀惡齊也不書滅不絕其祀也陸淳春秋微旨卷下

十年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按諸侯無稱氏之例辨疑卷三按春秋無氏獨行之例唯崔氏出奔尹氏卒自是譏世卿不同常例同上

十有七年

秋鄭詹自齊逃來穀梁曰逃義曰逃

凡言逃者皆訓義當留而竊去也故穀梁云逃義曰逃君臣同辭逃者匹夫之事也 纂例卷七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穀梁曰爲嫌天子之葬也

肆放也 程端學春秋本義卷八 穀梁曰爲嫌天子不許之葬按當時天子微弱曾肯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母罪豈爲得禮且當亟沐浴有怨齊

之心葬母皆有所忌故 自救爾葬自葬爾事不相

關 辨疑卷四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書高傒非之也此言凡公與大夫盟但稱某人者

言非其罪也齊恃霸主強使卿與公盟故特書之

以示譏 微旨卷上

二十有三年

蕭叔朝公穀梁曰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若於國中而不於廟乃爲非禮若於境外如何求

姚振宗補校

廟乎且諸侯朝於四岳之下亦豈得求廟乎 辨疑卷四

三十有二年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君必終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君蔽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 微旨卷上

閔公

二年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公羊曰其稱于莊公何譏

可以稱宮廟也

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鄭玉春秋經傳闕疑卷十二

朱子論語集註卷二引趙伯循禘者本王者之大祭諸侯不得行之成王以特尊周公令魯行耳閔二年遂僭用於莊廟故經書以譏之公羊云其言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必若不合於宮廟行禘而今行之則當明書以示譏不應隱避也自緣不配文王故斥言莊公以明之爾

僖公

二年

冬十月不雨

凡繫時不雨告廟則書 辨疑卷九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穀梁曰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

也

霸主當以討罪正邪爲心豈以易侵而遂侵乎又

凡春秋書侵伐皆罪之也不可妄加褒貶卷五

八年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夫人者時君之妾媵且從婆更無書至處故知因其至特設禘禮以爲榮觀故變文譏之爾同上

九年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

志惡之淺深也 微旨卷中

十有五年

己丑晦震夷伯之廟公羊曰晦者何冥也

晦者晦朔之晦爾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爲歷數之謬 辨疑卷五

十有九年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而用之

經文上言會盟下言用之緣盟用之同於牲也辨疑卷六

三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羊曰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

曷為不言遂非因曹而伐衛與乎侵蔡而伐楚也微旨卷中聖人立教猶云不逆詐豈未行其事而先致其意乎辨疑卷六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公羊曰歸之于者罪已定

矣歸于者罪未定也

歸于與歸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緒不煩妄釋

三十有三年

隕霜不殺草公羊曰未可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

舉輕也

未可殺而殺謂定元年殺菽者此說非也定元年

草不死唯菽死故紀其災也今且百年草未死豆

苗先枯即知豆易凋不得云舉重也

文公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公羊曰兼之非禮也

穀梁曰兼歸之非正也

據禮含賵襚止一人公穀反云譏一人兼行二禮殊乖禮意也據禮含賵襚止一人兼行術若每事須一人則留王朝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使也辨疑

卷七

十有二年

子叔姬卒

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程端學春秋本義卷十五

十有四年

晉人納接菑于邾弗克納公羊曰大其弗克納也

此乃譏其不量事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能補過何足大之哉同上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微旨卷中

宣公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元穀梁曰華元雖獲不病

矣

按軍敗身獲而云不病此說非也但緣師先敗績

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有何襃貶乎若欲襃貶之

乃是其不身先士卒爾何得云善也晉侯夷吾之

見獲爲馬陷濘中師實不敗各依事實而言無煩

出說 辨疑 卷八

十有五年

冬螽生左氏曰幸之也杜氏注幸其冬生不爲物害

按此類生說便爲災如蠶而食葉也但爲秋中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重爲災故書同上

成公

二年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而此書之譏公棄晉從楚也微旨卷下

九年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穀梁曰詳其事賢伯姬也

按春秋褒貶當事而書未有別紀閒事以為褒也辨疑卷八

二年

遂城虎牢

不書取許其城也微旨卷下

六年

莒人滅鄫穀梁曰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

道也

此蓋昭四年經云取鄫以爲若今實滅之不合如此所以云立異姓也按昔今滅鄫以爲附庸後魯取之何妨書取鄫乎且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於經則鄫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怪若鄫人實取外孫爲國嗣罪自在鄫非莒之過則經文又當如梁亡之類而言鄫亡不得書滅 辨疑卷九

七年

鄭伯髡原如會穀梁曰見以如會卒也

比說非也凡諸侯卒皆書名若言鄭伯如會髠原卒於鄵則不成文辭也故云爾吳子謁伐楚門於巢卒書名於伐楚之上亦同此義（纂例卷三）

十有二年

公如晉左氏曰朝且拜士鞅之辱禮也

按大國使聘卽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而言禮也一何謬乎（辨疑卷九）

二十有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左氏曰雖賤必書重地也

三十九卷四十

按不命之卿按於會者悉書名鄭宛莒慶秦衛之類是也同上

三十有一年

十有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左氏曰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

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經傳闕疑卷三十三

昭公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左氏曰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按晉國正卿無有適晉國告為政之理前後為政者多矣何不來乎 辨疑卷十

十有三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公羊曰不與諸侯專封也

此本是列國今改過復其所耳何名專封 同上

定公

五年

夏歸粟于蔡公羊曰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若實如此則但不列序何不言諸侯歸粟于蔡若諸侯歸之而云爾則曾自歸之如何爲文乎（辨疑卷十）

十有五年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穀梁曰乃急辭也

按凡稱乃皆急辭也不得云急（同上）

春秋通例一卷唐陸希聲撰希聲有周易傳已著錄此書名通例蓋取三傳中以例說經中互參其義也唐志三卷今佚程端學春秋本義引六節據韓滉亦著通例一卷無從徵逖未知視陸例何如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春秋通例

唐　陸希聲　撰

隱公

二年

莒人入向

克內曰入（程端學春秋本義卷一）

鄭人伐衛

聲罪致討曰伐（同上）

桓公

五年

齊侯鄭伯如紀

自此適彼曰如 本義卷四

十有一年

宋人執鄭祭仲

執大夫例稱人 本義卷六

莊公

十有七年

鄭詹自齊逃來

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者也本義卷七

成公

十有七年

同盟于柯陵

不重言諸侯見尹子單子與盟本義卷十九

春秋折衷論一卷唐陳岳撰岳吉州廬陵人光化中辟爲從事見王定保唐摭言詞學圖謂岳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贍博精緻是以下視兩漢迂儒矣唐志三十卷崇文總目云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其書以左傳爲上公羊爲中穀梁爲下比其異同而折衷之吳立夫集有後序則元時全書尚存今佚不復可得惟章如愚羣書考索類集載有二十七節序一篇又程端學春秋本義引有四節合輯爲卷並附吳序於

役原書三十卷三百條條雖十不存一然大旨可
觀足與啖趙陸三家抗衡唐代史歷城馬國翰竹吾
甫

春秋折衷論

唐 陳岳 撰

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文以春秋而高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奧入室之徒既無詮釋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後俱立學官焉噫絕筆之後歷戰國之艱梗經暴秦之焚蕩大漢初興未暇崇儒術至武帝方設制策延天下英儁有董仲舒應識詔而通春秋仲舒所業惟公羊傳仲舒既殁則有劉向父子向受業穀梁

嫏嬛館補校

哉蓋左氏左氏之道假歆而振自斯學者愈茂欲存左氏而廢公穀則西漢諸儒尚爲欲存公穀而廢左氏則邱明與聖人同代是以皆各專一傳夫經者本根也傳者枝葉也本根正則枝葉固正矣本根非則枝葉曷附焉况公羊穀梁第直釋經義而已無他異也苟經義是則傳文亦從而是矣經義非則傳文亦從而非矣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與二傳不類或問邱明則授經於仲尼豈其然歟苟親受之經則當横經請問研究深微間不容

遠矣安得時有謬誤致二傳往往出其表邪盡棄左氏者以二傳為證以斯為證謂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非與聞不如見見不如受邱明得非見與公羊穀梁得非聞與故左氏多長穀梁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鄭玄何休賈逵服虔范甯杜元凱皆深於春秋者也而不發揮蕩秕芟稂抒莠掇其精英附於麟經第各敵其短互闕其長是非千種惑亂後旨其弊出各執一家之學學左氏者則訾公穀學公穀者則詆左氏乃有膏肓廢疾墨

守之辨故謂之膏肓廢疾者則莫不斷留矣亡一可砭以藥石也者謂之鍼守則莫不堅勁矣亡一可攻以利者也許好思齋叢書考 桑籟集卷廿二

隱元年春王正月左氏謂周平王公羊謂周文王穀梁謂周平王

折衷曰春秋所以重一統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正王道之大範也通以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次年年次元斯五者編年紀事之綱領也故書王以統之在乎尊天子卑諸侯正升黜進退勸懲作一

王法爲商代斟補其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也故
用隱之元繼平之春存平之正得不書平王歟衍
曰周謂始命之王則二年後書何王必不然也平
王明矣斯公羊之短左氏穀梁得其實矣
隱元年書即位左氏謂居攝也公羊謂成公正威之
意穀梁謂隱避非正也
折衷曰夫遜者君臣之大節也苟不失其正則聖
人必亟之春秋必燈之穀梁謂非正豈微自歟隱
之避非徒爲威蓋成先君昭仲子之意春秋實尼

彂之日月也日月之垂昭昭然非避國之賢君曷以稱其首哉稱斯之首與稱諸史之首則正創業之主斯之首則聖人特筆之以冠十二公矣如定易非乾象無以冠之七十傳非夷齊無以冠之三千子非顏閔無以冠之又春秋正威母之喪不正隱母之喪威母書夫人薨隱母書君氏卒斯皆正隱讓之明言而聖人崇謙遜之風戒僭亂之俗成王化之本也左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說妄矣

桓元年書王左氏通詞之例用周曆故書王者不失

班歷則不書公羊無傳穀梁謂成弒立以爲無正之道故不書

折衷曰春秋歲首必書王者聖人大一統也書王必次春書正必次王謂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王稟於春正稟於王以識治事以立綱紀綱紀立而後條貫舉條貫舉而後褒貶作褒貶作而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定是以凡書王皆用周之班歷或不失班歷則不書以明上尊天子下卑諸侯以正王道也苟不班歷而不書王則

并正之雖是月有事第書其事而無其正何者王既不書正將奚附苟班歷而書王則併正在焉雖是無事亦書空正月以紀之何者王既書之正宜在焉自始至末無竟歲之差穀梁謂成築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王去聖人之旨遠矣斯穀梁之短公羊無譏左氏得其實

八年正月已卯烝五月丁丑左氏曰春即夏之仲月非過時而書公羊曰譏亟也穀梁曰烝冬事而春興之不志敬也

折衷曰凡郊祀各有其時苟得其時則國之常禮國之常禮則不書之於冊也夫所書者或譏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徒然故啓蟄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殺則嘗之時也閉蟄

也周以建子爲歲首夏以建寅爲歲首夫啓蟄者則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則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則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者則夏之冬周之春也祭祀用周正以建子爲歲首書正月烝則夏閉蟄而烝得其時矣既得其時則是周之常禮

其何以書之書之者爲五月復雩也五月復雩一則失其時二則失其禮正月雩正也五月雩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左氏謂非過時而書得其旨公羊謂譏亟近之穀梁謂冬事春與遠矣並同上

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左氏曰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穀梁曰其名失國也

折衷曰忽太子也兄也正也突公子也弟也非五

也忽旣立則祭仲之君以君臣之義顚則扶之危

則持之力不足則死之又知突在宋非會非盟爲

宋所誘其無謀甚矣往而被執不能死節歸立忽

公本義卷五

程端學春秋

莊元年不書卽位左氏曰文姜出故也公羊曰繼弒

君不言卽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故不言卽位

折衷曰春秋十二公惟隱莊閔僖不書卽位蓋聖

人因舊史之文無他旨隱以遜威居攝莊以父弒

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卽位故不書公

穀謂弑君不言即位則威繼隱之弑君即位何也又稽定公先君薨于乾谿六月癸卯喪至其月戊辰即位春秋以是書之盡備禮則書明矣左氏得其旨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二

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左氏曰得禮之變公羊曰非禮穀梁與左氏同

折衷曰聖人修述惟垂其禮法得其宜則書以是之非其宜則書以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而書者循常而書如蝕伐災異之類是也變文而書

加君氏卒大去其國之類是也循常而書者史冊之舊文也變文而書者聖人之新意斯築于外是書莊公變禮得其宜聖人變文示其法也何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則同於諸侯之禮而天子使單伯送王姬于齊以魯爲主公與齊襄有不同天之讐又公方在諒闇不宜行吉禮于廟以齊之强以王之尊大義難距迺築館于外上不失尊周之儀中不失敬齊之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悞

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曰追命桓公褒稱其德公羊曰追命加貶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

折衷曰褒有德賞有功黜不服討不臣斯四者聖人筆削之旨也苟有德可褒有功可賞生賜之不及則死錫之何爽苟無德可褒無功可賞雖生而錫之亦非矧其死乎旣春秋十二公惟桓之罪大桓始以篡弒不誅而立終以離德不脩而斃古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桓旣不能正其初又不能

護其末其畏何如哉天王之錫曷為而來錫春秋
經書天王之命生而賜之惟文成二公死而錫之
惟桓公而已荀曰加貶則不宜備禮而為使榮叔
來錫桓公命則於文無所貶稽其旨諸侯強王室
弱雖生賜死錫皆非有賞功襃德之實第務其始
息而已聖人多存內諱內弑君猶不書況肯筆僭
錫命歟左氏說曰襃德未盡其旨穀梁謂無來錫
尙近之公羊曰加貶未得其實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左氏曰與微者狩失禮可

知也公羊曰稱人諱與讎狩穀梁曰人齊侯者卑公也卑公不復讎而刺釋怨也

折衷曰凡戰伐盟會苟君臣不敵則必恥之矧其狩乎狩者非大於戰伐盟會也戰伐盟會者不得已而爲之狩者在我而已苟公自狩于境內則爲人事也越境與齊狩則非人事也既非人事則必齊侯召公同狩公不肯自與齊之微者狩也苟自與微者狩則必爲魯諱當書及齊人狩于禚不曰公矣如文二年書及晉處父盟也隱人齊侯者蓋

刺公也刺其非王事而與不同天之讐狩斯穀梁近之左氏公羊俱誤

九年八月壬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杜曰不稱公戰公敗諱之公曰內不言敗何伐敗也謂自誇大以取敗也穀曰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者也

折衷曰敗績義在桓十年來戰論中明矣第許書及而已凡公自伐曰公伐某國如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遣大夫伐則曰某伐某國如僖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國伐公不與謀則曰會某師伐某國

如桓十六年公會宋師伐鄭公與謀則曰公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或敗績第曰及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或使微者不列于春秋亦第曰及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斯書及者是敗績諱之

明矣杜得其旨

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左氏不以日為例公羊曰桓盟不日信之也穀梁曰不日信桓也

折衷曰穀梁以桓盟不書日謂齊桓公信著于諸

侯桓盟皆不日究其微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繫日或繫月或繫時內事繫日如書卒葬嫁娶大災異內事繫月如書烝嘗郊望是也內事繫時如書蒐狩土功是也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不赴以日則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日也或曰桓盟不日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者桓既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是也既卒之後不書日則僖二

十八年溫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成十八年虛朾之盟是也聊舉大者以明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為義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實公穀皆謬又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嫁娶災異則繫日烝嘗雩望則繫月蒐狩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書日桓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公穀謂齊桓信著諸侯桓盟皆不日若然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皆方伯之際何又書日既卒從僖二十八年溫之盟

宣七年黑壤之盟何以不書日也聊舉大者以概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例左得之也並同上

十六年公羊經冬十有二月公齊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折衷曰左氏穀梁無公字闕文也春秋本義卷七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曰始結陳侯嘉之故不名公曰字者敬老穀曰不名者太子之命大夫也

折衷曰凡升紏之體惟在爵氏名字而已朝聘之

使苟循常禮無升紏名氏如衛侯使甯俞來聘苟有可嘉字以貴之如齊仲孫來雖天子之使苟可嘉亦嘉之可紏亦無所避如天王使南季來聘故字之宰咺歸賵故貶名之左謂結陳好嘉之得其旨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二

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曰非常禮也公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既戒鼓以駭衆用牲可以已矣

折衷曰凡書災異多矣大則日月之食小則水旱

之災夫陽正之月陰氣未作不宜侵陽苟月掩日則臣掩君之象是以伐鼓用幣正陽既過則一陰生爲災輕也故日食不伐鼓用幣矣得禮之正也如水旱之災則國之常不繫乎君臣順逆故但書記其爲災而已斯伐鼓用幣者譏其非常也左得其旨

閔元年齊仲孫來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公羊曰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曰不曰慶父疏之也

折衷曰春秋弒君之賊多矣聖人莫不書其名而

懲之未有隱其名而外之者也慶父前年弑子般而出于齊猶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後年弑閔公而奔莒亦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出既顯書入豈外之必不然也又凡公出則書如歸必書至大夫出則書如歸則不書斯言聖人之體例也如公子友如陳公子遂如齊公孫敖如晉是也第書去而不書來慶父安得獨書來公羊不原其理但曰齊無仲孫齊有仲孫故曰慶父外大夫氏氏族豈有定邪豈盡著于春秋邪如齊曰賓媚人蔡曰西乞術

可謂齊無寳媚人謂桀無西乞術那國其事則顯
因其事不顯者衆矣二傳不知齊仲孫之氏族而
謂其曾慶父身鑿矣卽明通見舊史而曰仲孫以
來省難歸曰慶父不除魯難未已又曰猶秉周禮
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皆是時慶父弑二君國
幾亡爲非仲孫湫語之于齊桓齊桓取魯如左右
手故曰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則魯與邢衞也
是以貴湫而書其字斯左氏得其實
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盟于洮鄭伯乞盟

左氏曰乞盟者鄭未服不與會故別言乞盟也　穀梁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

折衷曰公羊嫌與弒君同故稱先君公子吁申生死重耳夷吾奔既而獻公卒適立奚齊是獻公之素志奚齊立則其君也里克殺之是弒其君也何謂嫌與弒君同歟苟不奚齊爲君則來年曷以書里克弒其君卓卓與奚齊得無同乎是非有嫌明矣穀梁謂國人不子而稱其君之子益誤矣稽其旨凡先君未葬其嗣子不稱君不稱爵既葬而君

之爵之故齊之弒先君未葬也故稱其君之子卓

子之弒獻公已葬故稱其君卓斯左氏得其實並同

上

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左氏曰於是楚執宋公以

伐楚公羊曰孰執之楚子執之穀梁曰以重辭也

折衷曰聯諸侯之會書之明與楚國共執之宋既

服諸侯復盟于薄以釋之則共執之義顯矣本義卷十

二

二十六年齊人伐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左氏曰

齊人侵我西鄙公羊曰其言至巂弗及何後也穀梁曰至巂急辭也

折衷曰鄙齊地同上

文十三年經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公羊曰記異穀梁曰歷時而言之文不憂雨也

折衷曰聖人之文苟異于常則必有旨常文者史冊之舊文也異于常者筆削之微旨也斯文異于常矣凡旱之爲災多繫于夏如竟夏不雨則爲災

矣故書旱之常文曰夏大旱是竟夏不雨書爲災
也有旨之文則渉然如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
月不雨六月雨是旱不竟夏書不爲災也不曰不
爲災異節書六月雨則不爲災可知矣斯書自十
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四時而言之又夏在其
中則爲災可知矣故不復曰大旱雖亦曰夏大旱
則嫌聯春冬之不雨苟備書歷四時不雨而更曰
大旱則嫌文之繁斯聖人之旨書旱則矣如書螽
螽有蜮有蜚不曰爲災而災可知矣三家俱失其

十五年宋人及楚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宋人及楚平俱貶也

折衷曰春秋襄公與楚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有內外也非有升降也雖曰楚非中國自入春秋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等公羊意謂曷以人宋而不人楚謂人之則宜俱人之稱國之則宜俱國之稱其體例凡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人則貶也大夫在不稱大夫而稱

人亦貶也苟非戰伐盟會第書其國則一稱君一稱臣是為升紐一曰大夫一曰人亦為升紐苟非此例則以國敵國人不為升紐如宋楚之平亦何所紐歟聖人以其不繫升紐苟曰宋人及楚人平則為文之繁故簡而書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

成元年作邱甲左氏曰譏重斂公羊曰譏始使也穀梁曰使四人皆作甲

折衷曰穀梁謂士農工商為一邱今邱作甲是使

四人皆作甲以爲非正奚見之淺歟公羊謂四邱爲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邱之地出甲士斯近之亦未盡其旨隱苟如是二說則必書曰邱出甲必不曰作邱甲也究其旨謂之邱甲者邱則賦之本名如之以甲則賦之總號非獨爲出甲矣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斯邱則甸賦之本名也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車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使邱出之故曰邱甲

左氏謂譏亟斂得其旨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左氏曰使來語魯使還齊也公羊曰脅我使歸之也穀梁曰緩詞也不使晉制命於我也

折衷曰汶陽者本魯之田而齊取之成二年鞌之戰齊師敗績齊使國佐于晉紀甗玉磬與地以和之晉使齊歸我汶陽之田至斯齊晉未有釁隙齊復求汶陽于晉晉復使我還齊苟曰脅我使歸之則必書曰晉侯使韓穿來歸汶陽之田于齊矣而

鄦媜館補校

曰來言汶陽之田非脅之明矣窮其旨是和好之言使我徐徐自歸于齊不使齊魯復有怨隙然考其情不無隱制聽其言則宛且遜聖人爲魯故不書其情而書其言斯左氏穀梁得其實公羊之悞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杜曰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公羊曰不免牲故曰不從郊也穀梁曰五卜强也

折衷曰春秋常祀不書郊常祀也書之或以非時非禮不苟然也凡禮不卜常祀五卜郊非禮也公

羊謂不免牲故曰乃不郊以其僖三十一年襄七
年書乃免牲不曰乃不郊故也然乃免牲與不郊
其文雖殊其旨無異書乃不郊則是乃免牲也聖
人互文非有別也是以二書乃免牲三書乃不郊
杜得之二傳皆誤 述同上　春秋本義卷十九引 不郊則是免牲也其文雖殊其
旨無異

三何

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
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
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治杞公羊曰善其城王者之

後穀梁曰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大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

折衷曰夫伯主之於諸侯雖曰先姬姓而後異姓然於正救之道第同盟而共尊王室則異姓亦無得矣苟不同盟而不尊王室則姬姓亦有嫌焉如城邢城楚邱城緣陵皆伯主帥諸侯而城矣齊桓公城緣陵得非遷杞邪奚齊桓公城杞而無詞乎城杞而異論故聖人以常文而書之無譏無刺非升非黜也公羊穀梁俱不足取左氏以杞無事

而皆以外族之故師諸侯而城之戴鄭子太叔與
衛太叔儀之言曰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斯
爲廣記當時之事然于經之傳得其實矣蔡書考崇積集

卷十

二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曰秋
書再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
季氏也穀梁曰有繼之辭也

折衷曰春秋不書常祭其或書之各有旨或爲過
時而書或非禮而書斯書雩數矣以多爲過時斯

書上辛之雩非爲過時也非爲非禮也是正雩之時也何者龍見而雩雩用夏夏之仲月斯書月之七月則夏之仲月也故曰正雩之時常祭不書正雩得非常祭歟曷以書之書之者爲季辛又雩也亦猶書正月烝五月復烝正月正也五月烝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斯上辛雩正也季辛又雩旱甚也書其正以明其旱甚復雩也左氏得其旨穀梁謂有繼之辭近之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遠矣

定元年春王杜曰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公曰定何以無正公即位後也穀曰定無正始也昭無正終也

折衷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惟定公即位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三家以是之五祁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以書正始桓莊僖閔亦然奚皆書之攷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正月不即位者喪未歸也至

示姻姪龍純校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是月癸巳公方書即位所以
不書正月公即位六月也杜得其旨
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左氏曰孔子受盟請
反汶陽之田公羊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
之穀梁曰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
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乃使殺之齊人爲是歸之
折衷曰齊魯甥舅之國代爲婚姻時或侵或伐或
平或陳兵有所定故上書春及齊平次書夏公會
齊侯于夾谷終書齊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是二國

平和之後會于夾谷齊侯使萊人以兵劫公尼父以公退以大義沮之曰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人聞遽辟之乃盟曰齊師出境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尼父曰不反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噫齊强國也魯弱國也以力爭之不可也以勢競之不可也惟可以義服之以言折之聖人用是而齊沮其謀反其田斯左氏得其旨公羊穀梁皆短

十五年五月辛亥郊左氏曰書過也公羊曰三卜之

後遇吉所以五月郊也穀梁曰譏不時也

折衷曰凡郊祀卜牛禮也卜郊非禮也何者牛可改郊不可改也牛有不吉則改之有傷則改之郊必其時也先亦非禮也過亦非禮也以不卜者不可改故也苟卜必書之何者刺其非禮也公羊謂三卜遇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胡不書之如成十年書五卜襄七年書三卜郊襄十一年書四卜郊而第書辛亥郊歟斯誤矣稽其旨上書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書五月辛亥郊書改卜牛正也

書五月郊不正也是刺不時而非非禮明矣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短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杜曰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今復用田賦過十一也穀與杜同

折衷曰春秋常賦不書苟書之必譏其重斂也復書用田賦可知其譏人矣謂作者不宜作謂用者不宜用皆聖人之微文也自作邱甲之後已破十

一之稅矣田賦軍賦本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爲田明矣杜氏穀梁得其旨

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曰獲麟者仁獸聖王之瑞公羊曰非中國之獸穀梁曰不外麟于中國也

析我曰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斯麟者瑞也曷以書之者非爲祥瑞而書以聖人感麟至而書也夫吉祥瑞皆限中國四夷歟苟以非中國之物而爲瑞則西域獻吉光獸之類皆原爲瑞必不然矣蓋取其隱見不常天下有道則至爲瑞明矣然公羊

曰顏回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爲仲尼之應顏回子路則聖人重愛之弟子也聞其死曰天喪予者皆痛惜之辭安可以獲麟爲比麟鳳則王者之瑞既出無其應聖人迺感麟而起以脩春秋麟出既非爲己春秋脩亦非爲己譴懲惡勸善爲百世之法如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斯皆爲周德之衰無明王之應非爲己也孫柯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何道窮之有左氏得其實公羊穀梁之短也並同上

春秋折衷論後序

元 吳萊 撰

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守訓詁不敢少變經而傳說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於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左氏學又盛行古傳後出者日勝後儒注古傳而世亦取後出者爲宗公羊氏有胡母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有名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駿賈逵服虔後有杜預故預亦獨

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爲左氏忠臣哉休固陋僭容也
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
廢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康成獨反之學者
多篤信康成今猶見甯所集穀梁解又服虔自有左
氏釋痾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三家之說從出
者皆傳於今殊不知胡母生江公劉子駿諸人復云
何也藉令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傳孰能有以大公
至正之道一正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棼之也謂曰
以訛舛日以舛不以聖人之經觀經而徒諸傳不以

賢者之傳解傳而又傚諸何氏范氏杜氏獨何歟幸今三家之說尚未泯則唐陳岳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蓋昔漢儒嘗以春秋斷獄予謂非徒經法可以斷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者兩造之辭具備則偏聽之惑無自而至矣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讀春秋者曾不明漢晉諸儒之遺論又何貴乎學者之知經也哉 吳萊淵穎集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四十

經編孝經類

孝經傳一卷　魏文侯

孝經后氏說一卷　漢后蒼

孝經安昌侯說一卷　漢張禹

孝經長孫氏說一卷　漢長孫氏

孝經王氏解一卷　魏王肅

孝經解讚一卷　吳韋昭

孝經殷氏注一卷　晉殷仲文

集解孝經一卷 晉謝萬

齊永明諸王孝經講義一卷

孝經劉氏說一卷 齊劉瓛

孝經義疏一卷 梁武帝

孝經嚴氏注一卷 梁嚴植之

孝經皇氏義疏一卷 梁皇侃

古文孝經述義一卷 隋劉炫

御注孝經疏一卷 唐元行沖

孝經訓注一卷 唐魏真己